

志
出
櫺
程

惠
慧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7·57
7



走出栅栏

惠 慧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走出栅栏

惠 慧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安长安路南段 367 号)

兰空西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窄 32 开本 8 印张 14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419-3410-0 / I · 156

定价: 3.50 元

内容提要

童年丧母的张碧珂聪明、伶俐，她在祖父母的百般疼爱下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刚上中学却遇到了一场“大革命”。“上山下乡”的生活磨砺了她的意志，也使她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

招工之后又考上了大学。这是一个灿烂的世界，有诗、有梦、有向往、也有伤痛。初恋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几乎同期而至，然而这并没有使她消沉。她从不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找到了欢乐，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文海，可是由于某种原因，文海却不得不离开她……

她和一个信誓旦旦表示爱她的人结了婚。可是婚后十年她却没有得到过一点真爱，最终不得不痛下决心走出了婚姻的栅栏，就在这时，她和文海又见面了……

序

苗纪道

中国人内秀，是一个善于经营栅栏的民族。而且栅栏品种齐全，历史悠久。

有简易的柴栅。如《庄子·天地》所云：“内支盈於柴栅。”

有复杂的木栅。如《后汉书·段颍传》所记：“乃遣千人於西县，结木为栅。”

有坚固的垒栅。如《梁书·武帝记》：“傍山带水，筑垒栅以自固。”

江山代谢，社会进步，又发明了机动灵活的铁栅栏和机关灵敏的电栅栏等等，功能更加完善，使用愈是方便。人们在栅栏中生活，自得其乐，安分守己，岁岁平安，年年如意。

忽然有一年，有人不如意了，感到栅栏内的生活很无奈，栅栏外的世界真精采。于是觉醒，于是突破，于是走出栅栏。

走出生活的栅栏，云开雾散艳阳天。

走出婚姻的栅栏，柳暗花明山水鲜。

走出思想的栅栏，星驰云涌宇宙宽。

“栅栏”一词，在这里已不是汉语词典里说的

“用铁条和木条做成的类似篱巴而较坚固的东西”了。它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氛围，一种局限。

作者选用《走出栅栏》作为书名是意味深长的。主人公是一位平平凡凡而又不甘寂寞的年轻女性，是一个寻寻觅觅而又不拘一格的知识妇女。她有着——

如花如玉的金色童年。如梦如幻的青春岁月。

如歌如诗的大学时代。如烛如灯的教学生涯。

如怨如慕的爱情生活。如风如雨的婚姻波澜。

郁达夫说过，文学作品大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我不知道主人公身上有多少作者的影子，但我可以感觉到作者用全部身心投入了写作。感情真挚，思想真实，文笔真率，描写真切。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自始至终坦荡着真诚。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的，分明感到一颗热情而又孤独、乐观而又痛苦的心在怦怦跳动。作者说她最喜爱的格言是“人生最忌虚伪，绝不随波逐流”，这个主题思想在《走出栅栏》中得到了体现。小说最成功的部分不是描述主人公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写她逆流而上的关头。失恋的经历写的有情有义，失落的感情写的有滋有味，失误的婚姻写的有板有眼，失守的家庭写的有血有泪。难怪发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恰恰是那些结了婚而实际上却没有爱情的夫妇”的感叹！作者说她喜欢王安忆的写真与偏爱席慕蓉的纯真，相信这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会潜移默化影响她

的写作。但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显著特点是直抒胸臆的写作风格。如果让文学色彩再浓郁一些，那就锦上添花了。

我和作者是西北大学校友，同校不同届，相识未相见。是通过西大一位古道热肠的老师介绍而建立联系的。西北大学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深深紫藤园，高高逸夫楼，先后出过雷抒雁、贾平凹、和谷等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现在又出了一个写作《走出栅栏》的女作家，可喜可贺。好像作者还不太自信，也许是谦虚谨慎，不敢放谈自己的创作。作为一个远方的校友，在壬申年新春的时候，我寄给她一张贺卡，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祝君潇洒梅花天，君子坦荡文笔健。快写人生风云录，乐观走出大栅栏。”这是一首藏头诗《祝君快乐》。

卓文君快乐，因为走出了侯门似海的栅栏。

娜拉快乐，因为走出了玩偶之家的栅栏。

靳羽西快乐，因为走出了西方世界的栅栏。

靳羽西主持的《看东方》节目，使人耳目一新。这部《走出栅栏》塑造的主人公也是一位东方女性，也会给人留下清新的印象。我思考的是：走出栅栏以后呢？会不会有新的栅栏？

历史就是一层层栅栏。

人生就是一道道栅栏。

思想就是一团团栅栏。

1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有一段十分坎坷的生活经历。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有过一个没有爱的现代家庭。

农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我出生在安阳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里。

那时，我的父母刚从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只好把刚刚半岁的我，交给了识书达理却又不得不以经商维持家用的我的祖父、母亲抚养。

我爷爷是个城市手工业者。他在安阳市鼓楼北面的正街上开了一个门面不算太大但却十分兴隆的银匠楼。直到八五年去世前，他仍舍不得把那个黑底上刻有金字的“安东德庆楼”招牌从家里拿掉，他要求我们把这块凝聚着他毕生心血和全部精力同时也说明事业成功的横匾保存起来，以表示对他亡灵的纪念。

我的奶奶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却比一般妇女更通情达理而且慈祥善良。她的一生可以说都是

在为别人服务，确切地说是为爸爸、我和弟弟奉献出了她的一切。

直到现在以至永远，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谁能像爷爷、奶奶那样占据一个特殊的别人替代不了的位置。

在我四岁的那年夏天，由于上学期间的生活条件所致，我的母亲由长期胃溃疡转成了胃出血，突然在一天下午，大口吐血不止而逝，把刚刚出生仅有两月的弟弟和我扔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

爸爸当场哭昏过去，爷爷、奶奶呼天嚎地，家里顿时乱作一团……。

……

童年丧母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上帝却残酷地让这种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仅仅只有四岁的我，虽然还体会不到这件事对我的损失有多大，但心里却十分清楚地知道，从今往后，我将永远也见不到亲爱的好妈妈了。

从此，爷爷、奶奶只好权当爸爸妈妈。他们既要管理、经营铺子里的一应事务，又要照料两个幼小的孩子。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时，爷爷、奶奶每天都要忙乎到深更半夜才能坐下来喘口气。为了哄可怜的小弟弟入睡，他们象那些年轻的夫妇一样，轮流抱着婴儿在我家顶楼的小屋子里转来转去。

过了一段时间，看看实在不行，爷爷只好托人

在农村给弟弟找了一个奶妈，把嗷嗷待哺的小弟弟送到那里去喂养。

平静了一年多时间，“公私合营”的风吹到了安东。

爷爷毕竟是土生土长在旧社会里的人，他的脑子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他说：

“合营实际上是国营，我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我宁愿到农村去种地”。

奶奶对爷爷向来都是唯命是从，爸爸又从来不管这些事情。于是，爷爷就凭着他的犟性子，硬是把那个很象样的小阁楼当作人情送给了也在旁边经商的我的四爷。又过了半年时间，爷爷就带着奶奶和我一起搬到农村老家去住。

我的老家在当地是个大户。由于我爷爷兄弟四人中有三人都在城里经商而远近闻名，再加上老家有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庄院，爷爷一回去就大张旗鼓地修整一新，这更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目。

当时正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化”在农村不但普及、广泛，而且搞得热火朝天。

我们村子里的六十多户人家全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我每天由爷爷领着去食堂站长队打饭吃，觉得很好玩。可是过了不久就不行了。因为吃到的食物太少，饭菜都是干巴巴的，一星点油水也没有，我不时感到头昏，眼花，两腿发软，全身无力，没有精神。

在那年头，本来就是饥荒，好多人因此而得了可怕的“浮肿病”。入食堂的人按年龄大小配给食品，供给我全天的那点饭菜还不够我吃一顿。

在这种情况下，爷爷急中生智，凭着我的个头比农村同龄小孩高出一头半，他去乡政府托原来在银匠楼干过学徒当时又在这儿任职的一个人把我户口上的年龄改了改。由农历五四年改到五零年出生，只是月份和日子没有改动。这样以来，我每天就可以多吃到一点口粮了。

爷爷对我说：

“年龄大几岁算个啥？只要能吃饱饭就行了。这年头上，在农村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啊”。我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而且非常高兴。因为小孩子总爱让别人说他大。

我的小学是在镇子上一个有名的学校上完的。爷爷每天往返一里路送我，接我，一直到我开始上三年级，他才让我一个人去上学。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的黄金时代。

那时的我，单纯、向上、勤奋、努力、朝气蓬勃。每年以优秀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时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该上中学了，爸爸回来接我去他所任教的学校上学。可是在转户口时发现我的年龄和出生地都不对，就给乡政府管户籍的人说请他给我改过来。那个人说什么也不干，（我爷爷托的那个给我改户口

的人已经调往别的单位了)。他沉着脸对我爸说：

“我们这儿不是专门为你家干事。她爷爷来说改大点我们就改大，现在你来又说要改小点，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原则了？”爸爸只好气乎乎地回到家，一进门又听爷爷不以为然地解释当时的情况，爸爸更来气了，和爷爷吵了一架，甩门就走，并且对爷爷说：

“这个孩子我不管了，你就一直管下去！”

童年的经历是生命的底色。是一生也无法抹掉的基本色调。

正是那些年的生活深化了我的敏悟，促成了我的多思。

2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离安东最近的达县县中渡过的。

在农村，象这样占地九十多亩，校舍规范，布局井然，花红柳绿，四季常青的中学并不多见。再加上学校有一支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每年高考总是在县属中学里夺魁。所以，人们都喜欢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能在这所学校就读。

进入新学校的兴奋，结识新同学的激动，和新老师的相处，这一切都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说不尽的乐趣。

更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我们这些来自全县各地的孩子，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这样一来，我们白天上课，中午、晚上全在集体宿舍度过，俨然象一个全是孩子的大家庭。

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各人有自己所熟悉和喜欢的家。一到晚上熄灯铃后，我们这个由十人组成的小集体就扯开了虽然没有中心议题但却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我们各自谈自己的家庭、兄弟、姐妹和父母，谈小学的同学，朋友和教师。尽管不时有值班的教师走过来用手电筒照照窗户，看看我们是

否已经睡好了，但等到那老师刚一离开，估计他已经走过了隔壁的宿舍，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声了。于是，这种谈话就又继续进行。直到“舍长”觉得实在有点晚了，怕第二天早上起不了床，影响上早操，说：“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这才闭上嘴巴，开始睡觉。而且几乎每天这样，乐此不疲。

比起小学来，中学的课程增加了几倍，加上我被推选为班长兼校少先队委员，学校的集体活动很多，所以每天都过得紧张，充实而又愉快。

由于小学的基础打得好，所以学习那些课程对我来说并没有成为负担，相反，我觉得每门课都很有趣，尤其是语文、数学和地理课。

语文课老师姓马，五十岁上下年纪，戴着一副老花镜，讲起课来很生动。语气时而低沉，时而激烈，很少看教案，却能引经据典地给我们讲好多课文以外又和课文内容有联系的知识，把我们每个同学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他的脸上。

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他常常不用眼镜，而是穿过镜框上方的缝隙去扫视教室后边的那两个角落，看看是否有人在做小动作。

马老师的作文课也上得很好，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班有四、五个同学的作文几乎被每期的学校优秀作文栏选中。有的作文还被送往学校广播站，在课余时间被由学生担任的广播员有声有色地读给全校同学听。很有幸，我就是我们班被选上优秀作文

最多的一个。所以也独得语文老师厚爱，非要指定我再兼上语文科代表。

给我们上数学课的是一个年轻的李老师。他讲课的特点是干脆、利索、有逻辑。而且在上课时还常常插入一些幽默的比喻，让人感到很有趣味。

有一次，为了让同学们都认真学好这门课，李老师风趣地说：

“人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们将来要想成为科学家，那现在就得首先学好数学。这门课是基础的基础。到了那时候，你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还可以看到比我们学校大几万倍也漂亮几万倍的世界。”

地理课王老师口才极好，讲课很有条理，长得文质彬彬，所以大家也爱上他的课。

开学后第一节地理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一上课，王老师首先很快地板书了“中国地理”几个潇洒、醒目的大字，然后非常熟练地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中国地形图的轮廓，形象地对大家讲：

“这个像一只美丽的大公鸡一样的图形，它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当王老师把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图》挂在黑板上方的铁丝上以后，就用平缓的语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地图。他说：

“为了便于同学们记忆，我把地图上的这些色彩大概归纳了一下，编了几句顺口溜，这就是‘黄

山、蓝水、绿平原，山上的白点是雪线。”“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充实而欢快的校园生活使我常常感到人生的美好。爷爷、奶奶也因我从小学到现在的品学兼优而高兴地逢人便说他们有一个多好多好的孙女儿。

就在我上初一的这一年年底，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冲乱了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一直“轰轰烈烈”持续了好些年。

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我也无一例外地被卷了进去。

那时我们都很小，只有十一、二岁年纪。看到那些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整天集会、游行、写大字报、搞大辩论，以后又去全国各地“串连”，我们只好望风兴叹，待在学校或家里，按自己的习惯和家里人的安排去生活。

我爷爷一直不主张学生们“造反”。他对我说：

“作为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学点知识。他们要‘造反’让他们去‘造’吧，我不许你跟着那些人瞎起哄，你就在家里待着，给我好好看书。”

我们家里有好多古典作品，都是爷爷和爸爸平时买的。于是，除了偶尔去学校看看有没有事情，其余时间我全在家里看书。从小说到剧本，从游记到诗词，什么都看，也不选择。我觉得这些书里的世界不但很大也很精彩、很吸引人。再加上我爷爷不时在我耳边叨咕：